

《析經求真：陸修靜與靈寶經關係新探》，王皓月著。北京：中華書局，2017。512頁。人民幣65元。

隨著二十世紀初敦煌道經的出土與文物的整理出版，中古道教研究的深廣度不僅大為提升，也使得古靈寶經的相關研究課題成為治中古道教史者耕耘最力的領域之一。但也囿於史料的限制等因素，學界對於古靈寶經的相關課題往往難有定論。像是經由大淵忍爾綴合敦煌道經P.2256、P.2861後，將其擬為梁代道士宋文明的《通門論》；對此，研究者對於該文本所錄內容究竟是劉宋高道陸修靜於元嘉十四年(437)上呈文帝的〈靈寶經目〉，抑或是在泰始七年(471)上呈明帝的〈三洞經書目錄〉仍有議論；又如對《通門論》所錄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的分類法、卷數乃至於實際的成書時間先後和作者等問題，學界至今亦難謂達成共識。在這樣的研究現況下，本書不僅以古靈寶經作為主要的處理對象，更以中古著名道士且被後世稱為科教三師之一的陸修靜與古靈寶經的關係為切入點，試圖在前人所積累之傑出而龐大的研究業績上提出新說以作突破，這一企圖心無疑值得激賞與肯定。在對本書做評介之前，先簡要介紹作者的主要學術經歷。

據本書〈後記〉(頁501-512)，作者於2006年負笈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碩博士學位，其指導老師為古靈寶經研究代表者之一的小林正美。¹ 作者留學期間在修課撰寫學位論文之餘，還陸續將小林氏除了《六朝道教史研究》以外的歷年專著逐一翻譯或合譯，並出版至華文學界；作者除了深受小林氏治學態度與學說之影響，對於小林氏的學說在華文圈受到廣泛矚目也具有顯著的貢獻。作者在2013年取得博士學位歸國後，於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2015年期滿後於該所任職助理研究員，並擔任期刊《世界宗教文化》的編輯。本書於2017年年初出版，是作者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增補修訂的作品，也可謂作者至今的階段性研究成果的集結；除卻〈序言〉、〈凡例〉、〈緒論〉外，全書內容由四編所組成，各編當中再細分為主論文二篇和補論一篇，另有附錄一篇，以及〈參考文獻〉、〈索引〉、〈後記〉等。

¹ 小林氏已於2013年退休，現為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

本書〈序言〉(頁1)提出了相當明快的問題意識：「陸修靜與《靈寶經》的關係尚有不明確之處，特別是關於他是否親自改編了《靈寶經》，尚無研究能給予充分論證。不徹底解決這個問題，《靈寶經》的研究就無法突破歷史事實認知方面的瓶頸」，並論及此課題在研究史上的定位與展望：「此雖非新問題，但影響卻上溯魏晉，下涉隋唐，關聯道教宗教改革的實態、教理體系形成過程、不同道派之間關係，是一個足以改寫宋代之前道教史的關鍵問題」。在此問題意識下，面對汗牛充棟的相關研究成果，本書〈緒論〉將相關研究史劃分為五個子題進行了必要的回顧，合觀〈參考文獻〉可知，當前為止的重要研究可以說多已羅列其中。且本書相當強調研究方法，除了〈緒論〉談到其觀念主要是立基於小林正美所提出之新範式道教史的概念基礎上，並批判如「靈寶派」、「上清派」等學界的慣常用語的合理性外，也在〈序言〉(頁3)總結全書的研究方法為「立足材料，循名責實，經史互證，反思創新」，認為「讀者觀此書之後自有體悟」。對於研究方法的重視，可說是此書的特色之一；而本書將〈索引〉按「人物」、「神格」等分為六大類，即便於查詢且頗具新意。

本書第一編〈《真文赤書》研究〉第一章〈陸修靜與《靈寶經》的關係〉以《元始赤書真文經》為切入點，試圖揭示陸修靜與《靈寶經》的關係。文中的重要看法是，學界過去以《真誥》卷十九「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為重要依據，然而，認為葛巢甫是元始系《靈寶經》的作者這一看法是錯誤的；造成此錯誤認識的原因之一，在於學界長期忽略了陶弘景在《真誥》卷二十有「陸[修靜]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的記錄，而這裏的「敷述」其實暗示了陸修靜敷衍、撰述了元始系《靈寶經》之《元始赤書真文經》、《人鳥五符》等經典。在此問題意識下，本書推論葛巢甫只是製作了《靈寶五篇真文》的天文，以及為了傳授此天文而另行製作一部經典來收錄《靈寶五篇真文》；因為不知此經的名稱，是以本書將此經典命名為《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並強調此經不能等同於元始系《靈寶經》的《元始赤書真文經》。文中進一步推測，因為《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元始赤書真文經》和《太上靈寶五符序》有許多共通的内容，因此《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也很可能與《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一樣，內容都是由「道言」

所構成；而陸修靜則放棄了這一書寫模式，除了在《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增添元始天尊這一神靈並更動《靈寶五篇真文》的釋文外，還敷述了《元始赤書真文經》中關於三天和六天思想、元始天尊向太上道君說法的故事以及時節齋法等三大部分。本章後半部著重探討陸修靜與《靈寶經》之關係，也可說是本書最主要的論證前提與核心；文中根據前述《真誥》卷二十的紀錄，提出陸修靜可能在葛巢甫所作《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的基礎上，敷述了元始系《靈寶經》的可能。在此問題意識下，文中透過對《靈寶經目》的考察，明快地指出了《靈寶經目》所錄元始舊經十部妙經的經典名稱，主要是來自東晉末成書的三卷本《太上靈寶五符序》和劉宋初期已作成的仙公系《靈寶經》；而陸修靜正是據此來編纂《靈寶經目》中的舊目，並且利用已有的經典如葛巢甫所作《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敷述了以《元始赤書真文經》為首的眾多《靈寶經》。

第二章〈基於秘篆文的《靈寶五篇真文》合校〉則考察了《道藏》所收之秘篆文《靈寶五篇真文》及其釋文的相關經典，並以《無上秘要》卷二十四所引《洞玄赤書經》為底本，合校分析各經典所見《靈寶五篇真文》之秘篆文、釋文的異同，並製成了參照表以供比對；在此基礎上，文中指出《元始赤書真文經》所錄秘篆文《靈寶五篇真文》為672字，然而《玉訣妙經》釋文卻為668字，其主要的區別在於《南方赤帝靈寶赤書玉篇》有《靈寶五篇真文》的152字版和《玉訣妙經》的148字版兩種版本。文中進一步分析，陸修靜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參照《玉訣妙經》後所錄字數尚為152字，但是在《靈寶經目》所見的解說文字卻成為668字，亦即《玉訣妙經》所錄文字在《太上洞玄靈寶授度儀表》作成後有過改動。對此，文中認為這是陸修靜刻意篡改了《玉訣妙經》釋文字數的緣故，並藉此再度確認是陸修靜改編了《靈寶經目》所記載的《靈寶經》。針對學界向來存在爭議的經典《旨教經》，〈補論：《旨教經》的成書與內容〉透過比對《三天內解經》、《太真科》等經典的相關內容，將《旨教經》成書時期推定為432年；繼而分析旨教齋法與靈寶齋法在教理上的關係，認為靈寶齋法雖然實際上是在旨教齋法的基礎上作成，但是卻在教理上將旨教齋描述為張道陵模仿靈寶齋法後所作者。文中也藉由對《正一論》、《洞玄靈寶五感文》的考察，

指出塗炭齋法原為旨教齋法中作為懺悔儀式的謝儀，而將塗炭謝儀作為獨立齋法者則是陸修靜。文中最後處理《旨教經》中出現的六月齋、十日齋等問題，認為是《旨教經》受佛教歲三齋、六日齋和《上清經》幾(奇)月等概念的啟發下所形成者，並陸續影響了仙公、元始系《靈寶經》的製作。也因陸修靜將十日齋與天師道之「三天」思想等加入《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裏，因此可再次確認陸修靜的確為《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的作者。

第二編〈《人鳥五符》的研究〉第一章〈《人鳥五符》的成書與影響〉在《真誥》卷二十「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的提示基礎上，首先透過分析《無上秘要》、《通門論(擬)》等經典所見《人鳥五符》的相關內容後，認為《真誥》卷二十所述之《人鳥五符》確是一部經典，而非二部不同的經典名稱，並進一步指出《雲笈七籤》卷八十《元覽人鳥山形圖》相當於陸修靜敷述的《人鳥五符》中的「人鳥」部分，且將《人鳥五符》的成書年代推定為元嘉七年(430)至元嘉十二年(435)之間。至於《道藏》所收《玄覽人鳥山經圖》則是在南宋以後自《人鳥五符》獨立出而成書者，並且增添了《太上人鳥山真形圖》和後序。文中另外根據仙公系《靈寶經》《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訣》提到《人鳥山真形圖》的紀錄，認為經中提及的「三洞經」其實是《三皇經》之誤；並在考察人鳥山在《上清經》和《靈寶經》的相關紀錄後，認為最初在《太極隱注》提到「三洞經」保管於人鳥山的說法，在日後則被認為是三洞部的經典保管於人鳥山，且對幾部《上清經》和《靈寶經》造成了影響。

第二章〈「人鳥山醮祭」的構造與形成〉則提出了陸修靜所敷述《人鳥五符》的醮祭即「人鳥山醮祭」是新型醮祭的看法，並指出醮祭的目的有一轉變的過程：從初期為了採藥、煉丹、傳授符圖，到南齊時代的「醮海神法」中出現為了保佑帝王社稷的意圖；並認為這是直接來自於天師道齋法的影響。針對「人鳥山醮祭」的作者是遵守清約的天師道道士，卻不在醮祭禁止使用酒肉這一問題，文中認為提出清約是針對道士與信仰者的要求，並不是指在祭祀中禁止使用酒肉的意思。文中最後比較「人鳥山醮祭」和《五符序》的「醮祝之儀」、《玉訣妙經》的「五帝醮祭」等經典所見的醮祭、齋法結構後，指出「人鳥山醮祭」吸收了來自天師道的傳統儀式如發爐、復爐、三捻香等，也吸收了來自南方

神仙道的仙術如鳴鼓、存思等。而「人鳥山醮祭」這種新型醮祭的創造者正是天師道道士，也影響了南齊的「醮海神法」。〈補論：道教齋法儀禮之中「命魔」的概念〉則透過《無上秘要》、《洞玄靈寶自然齋儀》等經典來分析命魔靈幡和命魔密呪的作用，並藉以說明命魔的概念；文中首先指出道經所見「魔」的概念來自於佛教，而齋法儀禮中「命魔」的意義即在於命令魔王勿干擾道士的修行，命魔靈幡和命魔密呪便是在此前提下所製作的產物。文中進一步說明，最早提出命魔靈幡概念者為東晉《上清經》的編纂者，且命魔靈幡在儀式當中是作為符而非旗幟來使用；至於命魔密呪則是靈寶齋法在吸收《人鳥五符》的〈命魔呪〉後，在步虛前所進行的新創儀式。文中最後附帶論及了命魔靈幡與命魔密呪在宋代以後的發展。

第三編〈《玉京山步虛經》的研究〉第一章〈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的成書〉從經典名稱的變遷與教理入手，文中認為由於《崇文總目》、《通志》的作者並非道教中人，因此將《昇玄步虛章》的作者標為陸修靜是錯誤的，並指出陸修靜將《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對應於元始舊經《昇玄步虛章》的理由是基於其內容而非經典名稱；至於《昇玄步虛章》在最初應已收入《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藉由對道藏本《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結構的分析，文中認為南朝本《太上說太上玄都玉京山經》曾在唐代為了與《昇玄經》作區別，因此將經典名稱改為《洞玄靈寶玉京山步虛經》，同時也加入了仙公系《靈寶經》如《太上智慧經讚》、《五真人頌》以及《上清經》如《太洞玄經玉京山訣》等內容，最後指出道藏本所見存思法的部分是明代所新增者。第二章〈靈寶步虛的研究〉認為靈寶步虛的原型來自天上的儀式，《敷齋經》所記載「靈寶齋法」等齋法即是模仿天上的儀式而來；而齋法進行過程中的扣齒、存思等流程，則是基於《上清經》的步罡儀式所增補創作而成。文中考察道經中對於華夏音、梵音的音韻成立與使用情況後，指出《小劫妙經》中以梵音歌詠《靈寶步虛辭》的說法是經典作者的虛構。文中進一步分析靈寶步虛與早期道教音樂之間的關係，認為所謂的「步虛調」不是一個曲調，也沒有進行靈寶步虛儀式時固定使用的樂器；並指出《靈寶步虛辭》雖受《上清經》真人歌的影響，但隨其影響的增大，日後《上清經》的讚頌其實也吸收了步虛的概念。此外，學界

對於《枕中書》的作者向來有所爭議，〈補論：關於《枕中書》真偽的考證〉從比較《枕中書》和《晉書·天文志》所見的宇宙論出發，指出《枕中書》宇宙論來源於《三五曆紀》，並透過檢討《晉書·天文志》所錄蓋天說、宣夜說和渾天說後，認為《枕中書》、《三五曆紀》的宇宙論為與渾天說對立的蓋天說，而葛洪則是渾天說的信奉者。文中在分析《枕中書》關於雞子的比喻以及當時對天地距離的紀錄習慣後，認為《枕中書》的作者明顯不是葛洪，而是劉宋梁初信奉《上清經》的道士。

第四編〈《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研究〉第一章〈《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的形成、結構和思想〉提出應明確區分《通門論》裏元始舊經和元始系《靈寶經》的意涵，認為《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為元始系《靈寶經》而非元始舊經，元始舊經《諸天內音自然玉字》是來自於《三十二天內音玉字》的產物。在考察《太真科》、《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等關係後，文中認為《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的作成年代在425-432年之間。文中也另行指出此經內容有邏輯顛倒與標題內文不合等情況，在梳理經文順序後，也在此基礎上分析其內容並對天文的功能與使用方法加以分類整理。第二章〈道教三十六天說溯源〉梳理了《上清經》、《靈寶經》等天界說，認為道教的三十六天雖然最早出自於東晉中期《上清經》，然而三十六天完整的天界名稱和結構則是由劉宋天師道經典《太真科》在參照佛教《大樓炭經》的基礎上所創出者；而劉宋天師道道士更按此宇宙論而將葛巢甫的《靈寶經》改編為元始系《靈寶經》。文中進一步指出，由於三十二天被視為掌管人間福報的神靈，因此經常成為上啟對象，而這一看法則來自於佛教的忉利天。〈補論：佛經三分結構對《靈寶經》的影響〉從分析佛經的書寫結構出發，認為佛經常見的分、正宗分、流通分的文章結構影響了《靈寶經》的書寫模式，並指出《靈寶經》有從序經儀結構到語錄結構的初期階段，最後才有三分結構的出現；然而由於有部分三分結構經典保留了語錄結構的痕跡，因此得以推測《靈寶經》經過不同人的改編。〈附錄：《靈寶經》的科判〉則是在本編〈補論〉的基礎上，以三分科經法分別對序經儀結構、語錄結構與三分結構的《靈寶經》作科判後的分類整理。

綜覽全書後可知，本書具有非常明確的問題意識和對研究方法的自覺，並在此研究基礎上勇於打破過往觀點而提出新說——書名《析經求真：陸修靜與靈寶經關係新探》可說已具體而微地展現了這些特點。因本書以學界相關研究成果最為豐碩的古靈寶諸經為主要史料，各篇論文所欲處理的課題如《真文赤書》、《昇玄步虛章》的作者與成立年代等，都是爭議較多而未具共識的重要課題，且全書的焦點人物又為對中古道教各方面發展有極大影響的陸修靜，在這樣的情況下，部分論文固然難免有「敷述」前人研究的部分，但各論在面對學界向來爭議較多的重大課題時，欲藉由淺深不一的論證以提出一家之言的企圖心可謂躍然於紙上，這在第一編〈《真文赤書》研究〉表現得尤為明顯。此外，本書旨在論證《真誥》卷二十所言陸修靜「敷述」古靈寶諸經的真正意義，是指陸修靜實際參與了編纂刪述古靈寶經這一核心命題，全書各章節的內容也大致與此相關，然而在個別選題上也甚見匠心：像是第二編〈《人鳥五符》的研究〉處理學界研究成果較少的課題如人鳥山的象徵意義、命魔儀式與道具的成立過程等；第三編〈《玉京山步虛經》的研究〉從分析中古宇宙論變化的角度來考察《枕中書》的作者是否葛洪；以及第四編〈《諸天內音自然玉字》研究〉在漢譯佛典的書寫體裁基礎上，試圖為深受漢譯佛典影響的古靈寶諸經建立起一套可供分析的道經論述模型等，皆是值得研究者注意並進一步深化相關研究的課題。

學界對於本書所處理的古靈寶諸經相關課題——或進言之為中古道教史相關課題——之所以常見爭議，主要還是來自於史料，特別是直接史料過少之故。因此研究者除了須面對經典的繫年問題外，如何盡可能地參合當時的整體歷史背景，並從多角度如中古思想史、三教交涉史、諸信仰與政權及貴族社會間的關係等各方面來謹慎梳理解讀史料，應是不可或缺的工作。此外，除了文獻材料，盡量蒐集各種出土資料以資參照也是費心耗神但恐怕也是不得不進行的作業。從這一角度而言，本書主要採取了交叉比對敦煌道經、明《道藏》的內容以釐訂經典成書時代與作者的傳統做法，其文獻學式的研究風格較為鮮明。書中對於道經以外文獻與碑刻等出土史料的運用較少，對於史料的處理與分析也尚有可商榷之處，由此也讓全書各論明顯缺乏與時

代背景連結的現象，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對全書論述的可信度造成影響。再者，全書雖然處理了不少重要的古靈寶經以及相關課題，但可惜的是卻沒有為全書的各篇研究成果作出相應的總結；畢竟〈序言〉(頁1)認為解明陸修靜與《靈寶經》關係這一課題，「是一個足可以改寫宋代之道教史的關鍵問題」，對此提出一總結全書的結論應是重要且必要的。此外，書中雖然隨處可見對研究方法的強調以及認為經文內容常見邏輯混亂等批判的文字，然而全書主要使用的論證手法似乎也掉入了自身的論證陷阱而不自知。這點表現在本書以陸修靜為古靈寶諸經的實際編纂刪修者作為立論前提，並在此基礎上展開的論述過程中尤為明顯。以下就此提出幾個本書在論證過程以及史料運用與解讀上可供進一步討論的部分。

如前所述，本書的宗旨在於推翻學界向來認為由葛巢甫造構古靈寶元始系諸經的觀點，而試圖論證古靈寶元始系諸經為陸修靜所實際改編的產物，此論點的直接證據來自於《真誥》〈翼真檢第二〉「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的相關記述，書中也特別強調正確理解「敷述」字義的重要性。就史料的運用而言，這可謂以孤證立論，其說服力並不比《真誥》〈翼真檢第一〉「葛巢甫造構靈寶」一節要來得高；若是按此推論模式，那麼根據《笑道論》所載陸修靜在泰始七年(471)向宋明帝進奉包含《上清經》等〈經目〉的紀錄，應能導出今日所見的中古道經都是經由陸修靜再行編輯之產物這樣的結論。而就史料的引用方式而言，全書對《真誥》卷二十的引用(頁66、144、218)皆略去了原文緊接在下的「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出，徐亡，乃在陸瓌文間。已還封昭臺」一段文字；據此處引文，楊羲手書的《靈寶五符》不僅在陸氏家族與弟子間流傳，且還保存在陶弘景的封昭臺中。²這也就不得不考慮陸修靜在編修「敷述」古靈寶元始系諸經時，為何還保留了楊羲手書本這一情況；這麼一來，包含本書對於《人鳥五符》的相關論述也就有另行檢討的必要。

² 《真誥》卷十三有「隱居今所安經昭靈臺前」一語，「昭靈臺」、「封昭臺」或同一處，皆為陶弘景藏書之所。

其實對於《真誥》的紀錄，或許可以從《真誥》的行文習慣與文本性質等角度來加以考慮。首先可看下列略引《真誥》論古靈寶經的數條相關紀錄，並將此概分為二：

(1) 指特定經典。如卷八「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靜後於東陽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偽陋，不類真旨，疑是後人所作。樂之長非受五符者」、卷十一「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卷十二「說顛頊與五符語，正同五符，唯無理鼎一事耳」、卷十四「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此事亦出五符中」、卷二十「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粲間。泰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真文赤書、人鳥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邇，因以絹物與葛請取，甚加隱閉」、「楊先以永和五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

(2) 為經系之泛稱。如卷十一「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眾，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真者乎」、「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廨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卷十二「葛玄字孝先，是一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便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卷十三「洞玄，即大洞玄經，讀之萬徧，七祖已下並得鍊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稱洞玄靈寶經也」、卷十九「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敷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乃竊加損益，盛其藻麗，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以動作，故靈寶經中得取以相糅，非都是靈期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

其中可注意者有二，一是《真誥》描述偽經的由來時，往往很明確地使用「造構」、「造制」、「造製」等字眼，這點在卷十九〈真經始末〉一節內容中表現得更加明顯；據此，儘管不排除陸修靜「敷述《真文赤

書》、《人鳥五符》」的文意有刪述甚或創作經典的可能，但若考慮前引的行文模式，要以後者作為確證而立論的作法恐怕頗有商榷的餘地。另一則為除卻古靈寶經裏的五符系經典與《真文赤書》外，《真誥》往往將靈寶相關經典泛稱為「靈寶」，這也是學界多將葛巢甫作為古靈寶經的創作者之一的重要原因。但由於《真誥》並未記錄葛巢甫所作古靈寶經的具體經典名稱，因此本書雖然強調陸修靜在葛巢甫所造作的元始系靈寶經基礎上「敷述」了〈靈寶經目〉所見的古靈寶諸經，但書中除了認為《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的作者為葛巢甫外，卻也未說明還有哪些經典是由葛巢甫所作，而由陸修靜所「敷述」者。且書中對葛巢甫製作《靈寶赤書五篇真文(假)》的根據來自於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的說法，而小林氏的說法也無直接證據而是由推測得來；換句話說，若是抽去葛巢甫製作古靈寶諸經這一環節，本書得出的結論將會是陸修靜「敷述」了今日所見的古靈寶元始系諸經。³

不僅如此，本書在援引《真誥》卷二十關於陸修靜的說法以作為立論根據時，似乎沒有將《真誥》的文本性質一併考慮。《真誥》卷十九、二十〈翼真檢第一、第二〉是陶弘景甄別古上清諸經真偽的心得，以及對古上清諸經在江南流傳過程的重要紀錄。在甄別史料的立場上，經中對「造制(製)」古上清諸經以至於造成「靈寶經中得取以相糅」的王靈期嚴加批判自不待言，從前舉《真誥》諸條用例，也可見陶弘景對於《五符經》以外靈寶經說的排斥立場。在這樣的文本論述脈絡下，不難想見陶弘景在〈翼真檢〉反映出的態度：當前「風教大行」的靈寶經既為葛巢甫所「造構」者，其為偽經自無足論；那麼由陸修靜所「敷述」的這些被「造構」的諸經更是不值一哂。從前引《真誥》卷八可知，陶弘景特別提及陸修靜的理由可能也與陸修靜曾蒐集古上清諸經並進呈〈三洞經書目錄〉，以及隱居自身甄別經典真偽的標準與心態有關；這部分若能參照陸、陶二氏的生平加以比較，當可讓議題更為深化。與此相關，本書雖以陸修靜與靈寶經關係為主要考察對象，但全書卻未見關於陸修靜生平的綜合性介紹或分析，這也導致了書中在解釋陸修靜編刪經典的理由與標準時，往往僅是以陸修靜是「天師道道士」的立

³ 其實類似的推論也出現在頁68：「陶弘景所說的陸修靜敷述的經典，恐怕都是陸修靜的《靈寶經目》所載的《靈寶經》」。

場一語帶過，陸修靜這種只見標語式的形象可說是本書在論證上的薄弱環節之一。

本書雖以《真誥》卷二十的記載為核心論據，但似乎並未考慮前述如《真誥》的行文習慣、論述脈絡、全書編纂的意圖乃至於作者生平等諸問題，且引用材料的方式也頗可商榷；在此基礎上展開全書的論述不僅失於片面，且不免予人斷章取義而過度申論之感。這種結論先行的研究方式也容易造成解讀史料時產生特定立場，像是本書既已將陶弘景在《真誥》批評陸修靜「敷述」靈寶經的態度作為立論依據，自然也就將陸修靜在自身作品〈靈寶經目序〉所表達甄別靈寶經真偽的文字理解為「大概是為了推廣自己敷述的《靈寶經》」（頁69）。從另一方面而言，面對〈靈寶經目序〉、〈翼真檢〉這兩份同樣是描述自身甄別經典標準的史料，本書僅質疑其中一份史料內容的真實性卻未對另一份史料的真實性作分析並不公允，而本書並未對之所以認為《真誥》所錄內容為真的理由作說明。本書既已採取陸修靜「敷述」古靈寶元始系諸經的立場，由此推定出的經典成書年代也大多相去不遠；然而，對於這些作成年代相近但經典內部在論述中呈現混亂或矛盾的現象時，本書的解釋自然也只能是「由於當時的《靈寶經》過於雜亂，整理之後在結構上還是無法做到很好的統一」（頁388）。本書先確立主題再作申論所造成的結果，其實也恰如本書〈序言〉（頁2）所批判學界陷入的「循環論證」：認為「敷述」靈寶經的人物為陸修靜，之後再證明是陸修靜而非其他人「敷述」靈寶經。

或許也因如此，本書第二編在考察《人鳥五符》的形成史時，也在此前提下認為「陶弘景將陸修靜所敷述的《五符經》稱為『人鳥五符』，是因為陸修靜把關於人鳥山的內容加入到了原本的《五符經》之中」（頁148），還有「《靈寶經目》之中看不到名為『人鳥五符』的經典，但可以推測其中的『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就相當於《人鳥五符》」（頁149）。書中以相當的篇幅分辨經典名稱的異同，並以自五世紀以降的相關道經內容來反覆論證陸修靜的確作成了《人鳥五符》，但是卻沒有討論其與《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五符序》的關係，而《道藏》本內容則絲毫未見人鳥相關文字的記載。若從《雲笈七籤》卷八所錄《元覽人鳥山形圖》有著鮮明《上清經》色彩的內容，再合觀前引《真誥》卷十三分疏「洞玄」字義的紀錄，那麼《無上秘要》卷四所謂「右出洞玄五符經」

也許不能排除楊羲手書本等其他古上清本五符經的可能。

本書除了對核心論據的史料整體掌握與處理略有不足，以及在論證上可能還有檢討的餘地外，對於史料的分析也有值得商榷之處，以下僅舉出犖犖大者。如本書第一編談到十日齋的部分，將《元始赤書真文經》卷下所見每月眾天真朝禮十次元始舊經的紀錄，與卷上作一月三次的紀錄不一致的現象，解釋為前者是為了配合十日齋所提出的緣故。若覆核《道藏》《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經文內容可知，卷上眾神靈每月朝禮三次的對象為「五帝真符」，卷下眾神靈所朝禮者則是「天文」，朝禮次數的差異或許應將朝禮對象列入考慮；再者，書中將卷下的記錄解釋為眾天真「一月十次朝禮元始舊經的天文」，但檢卷下內容可發現，相關段落的經文皆由「元始靈寶某某大聖眾」等十方大聖眾起始，在羅列神靈名號後描述眾神靈於每月之某日會於某宮中「奉齋朝天文」，⁴ 繼而考校鬼神生人等功過。換句話說，此處當是各方位的神靈分別在每個月的特定一日裏「奉齋朝天文」，而非一個月朝禮天文十次。又如頁123引《正一論》：「難曰：聖人設教，情無彼此，何忌靈寶清齋，旨教徒炭謝耶」，對此書中解作「既然都是聖人所設之教，為何靈寶齋法進行清齋，而指教齋法進行塗炭謝儀呢？的確，重視潔淨的清齋與在泥中打滾的塗炭之法似乎截然相反……」，繼而由齋法的潔淨與否來引申解釋。雖然前引段落原文或有缺字，但通觀《正一論》可知該經主旨在於透過天師、靈寶齋法同異的設問來強調天師之法的正統與優越，經文論證嚴密，層層遞進，當中未見對齋法潔淨與否的討論；前引文字其實是難者針對《正一論》作者何以獨施旨教塗炭之法，而排拒靈寶清齋的立場所提出的質疑，而頁124也並非是難者詢問塗炭儀與靈寶法是否能兼用，而是難者認為塗炭儀內容與靈寶法顯然相同，由此而論難作者為何卻偏重塗炭法的立場。頁182引《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建齋極，可食乾棗、鹿脯臘。是生鮮之物，一不得享也」，並將其解作「在天師道的齋法當中，雖然沒有將酒肉作為供品招待諸神，但是，道士們在進行齋法之時，可以吃鹿脯之類的乾肉」。但其實經中有對道士於行齋之際的飲食作

⁴ 「奉齋朝天文」在「元始靈寶下元、上元大聖眾」二處皆作「奉齋朝天真」。又，「奉齋朝天文」一語未見於「元始靈寶西南大聖眾」一段裏，疑缺。

明確規定，如「服食五穀」、「平旦飲粥」、「日中菜食」等；書中對前引文作出可食用乾肉的解釋，或是因為未通讀全經並將「鹿脯臘」與前句連讀之故，較合理的斷句當為「建齋極，可食乾棗。鹿脯臘是生鮮之物，一不得享也」。

其餘較明顯的錯誤如頁54將「偽主」釋為「晉恭帝」（案：應指建立桓楚政權的桓玄）；頁259–261認為「『世業』應該是指代儒教的『五經』」（案：應指世代相乘之家業，可引伸為世俗功業或俗務，即經中所謂「志在流俗」），繼而在此錯誤的理解基礎上進一步將史料申論為「為了不刺激儒教，所以將『五經』改為『吾經』」。書中在解讀史料尚有商榷之處的情況下便遽作申論的情形頗夥，不再一一列舉。其實對史料的明顯誤讀，往往可以透過對道經以外的史料相佐而多能獲得正誤的可能；若僅將史料過於限縮在數量本就有限且在書誌學上仍有疑問的道經，由此得出的結論將會相當程度地削弱論述的說服力。如同樣是處理古靈寶諸經所見的梵音問題，本書以道、佛經為主要討論依據，並在頁294認為「梵音（梵天音）的使用不過是經典作者的虛構，沒有在道士之間實際使用的記載」；然而如謝世維《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中的佛教》相關章節雖然也以道、釋經典為主，⁵但由於該文緊密地結合時代背景綜合討論，其得出的結論是認為在當時的江南佛教教儀中，因普遍施行梵唄的習慣也應當對道教造成影響，並另舉道經材料以資佐證。相較之下，本書忽視了不見於史料記載未必就不存在這一基本的研究觀念，其結論自然也比不上後者來得有說服力。

本書不僅是處理中古道教史上重要課題的專論，同時也提供了在研究方法上的借鑑。書中隨處可見勇於挑戰成說的態度，以及在固有研究成果上再作深化或另出機杼的嘗試固然值得肯定，而〈序言〉頁3：「立足材料，循名責實，經史互證，反思創新」這種對於研究方法的自覺與重視也令人激賞；但若太過執著於提出新說與拘泥於研究方法，不僅在觀點上容易缺乏對其他可能性的思考嘗試並削弱論述的靈活度，也往往容易陷入知識上的陷阱而難以自拔。比起追求建構理論

⁵ 謝世維：《大梵彌羅：中古時期道教經典中的佛教》（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3），頁192–238。

之「美」與宣示歷史之「真」，盡可能地運用各種史料，並在詳實解讀史料的基礎上，從多方視角來呈現道教史紛繁多樣的面貌或許仍是值得努力的目標吧。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另有二部均達五百頁以上，在質與量都堪稱重量級的中古道教研究專著相繼問世：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06)，以及神塚淑子《道教經典の形成と仏教》(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7.10)。二部新著的作者皆是學界久負盛名的中古道教與古靈寶經研究者，作品當中所處理的課題亦有與本書相重合處，二書之視角與研究方法當可作為重要參考，是以謹援引介紹於此以為結。

李穌書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

COPYRIGHTED MATERIAL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